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西漢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霍光

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任為郎歷位大將軍封博陸侯擁昭立宣

廢昌邑王奏

昌邑王賀昌邑哀王子武帝孫既立行淫亂光憂懣因决計於大司農田延年與丞相楊敞等白皇太后廢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王伏前聽奏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皇太后詔曰可廢賀歸昌邑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

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

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義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自之符璽

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名内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宫桂宫弄彘鬬虎名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黄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綵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内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来二十七日使者

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

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請立宣帝奏帝衛太子孫病已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復與敞等上奏皇太后詔可迎立之是為宣帝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

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並漢書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為魯獄史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

與魏相書

相還揚州刺史考按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吉善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而宣帝即位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

器於身不顯其能

奏記霍光

吉武帝末以故廷尉監徵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重哀曾孫無辜保養視遇甚有恩惠及為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及昌邑王既廢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

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廷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並漢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初為郡卒史舉賢良為茂陵令歷位丞相封高平侯

對策韓義為燕郎中刺王謀逆諫而死昭帝初相以文學對策請顯其子擢義子延壽為

大夫

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

尊張安世封事 大將軍光薨相奏以領光祿勲張安世為大將軍而以其子延壽為安世官安世深辭弗能得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

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勲領宿衛臣

上言霍氏封事大將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漸驕恣相時為御史大夫因許伯奏封事○山乃光兄孫作兄子誤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来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諫擊匈奴書 相為丞相總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乃止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條國家便宜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表奏之上並納用焉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

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之者至春恐甚無以相

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

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

采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

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劾趙廣漢自陳書　廣漢為京兆尹坐枉殺事下丞相魏相伺得丞相傅婢有過因丞相笞之出外舍自絞死上書告丞相罪制下京兆尹遂將吏卒入丞相府責夫人以妬殺相上書自陳司直蕭望之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刦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及它事腰斬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

幸臣相寛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_{並漢}

書

黄霸_{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為頴川太守以治行徴守京兆尹歷位丞相}

呼韓單于朝位議_{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位在諸侯王下蕭望之議宜位在諸侯王上宣帝從望之下詔}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

心奉珍朝貢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宣紀望之傳並載〇截傳作截傳無舉國同心句義作化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

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宣帝容禮待單于詔甘露二年

蓋稱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教化紀作禮稱非藩臣朝正月

王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初使徵年老道病卒

諫昌邑王疏吉為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之王猶知敬禮吉乃下令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

則冐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

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昌邑王賀下令

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

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戒昌邑王書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賀吉即奏書戒之王即位二十餘日以淫亂廢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免死髡鉗為庶人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上得失疏吉為諫大夫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疏言得失○疏言延儒修禮故禮樂志亦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

愚未可為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條奏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謝病歸○傳云吉以為云云即前疏所為條奏者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

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

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歷京兆冀州刺史太原太守元帝初徵為左馮翊以病卒

諫昌邑王書 敞擢為豫州刺史數上書有忠言昌邑王賀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賀廢敞以切諫顯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

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幼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言霍氏封事

宣帝初心憚廢王賀在昌邑徙歙自函谷都尉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頗出補吏歙上封事上善其言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

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

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名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

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自請治盜賊書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時為山陽太守自請治之徵拜膠東相

設購捕斬
國中稱平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

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諫膠東太后書 敞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奏書諫乃止

臣聞秦皇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

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令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漢書○葉陽漢紀作華陽樂作曲楚厳作楚莊憎作惡將以作將欲結上有紉字尊貴作至尊至貴縱恣作恣縱縱欲作

恐欲於以作以
此下臣作臣下

論黃霸請飭長吏奏五鳳初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敞舍鶡雀飛集其府霸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請明飭長吏守丞天子嘉納召上計吏臨飭如敞指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

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

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掭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

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入穀贖罪書

西羌反上遣後將軍征之敞為京兆尹上書以師出不時西北田事頗廢令民得入穀贖罪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開利路傷成化上令兩府難問敞答望之彊復對時丞相御史大夫丙吉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乃遂不施敞議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

蕭望之李彊難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

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臣竊痛之

入粟贖罪再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

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来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𤾑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况至来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敵羍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蕭望之李彊難入粟贖罪再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横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諫信方士疏宣帝修武帝故時事敬禮齋祠光禄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苑秘

方令尚方鑄作不成坐論敞䟽諫後尚方待詔皆罷

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上寶鼎議 美陽得鼎獻之議者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制曰京兆尹議定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豐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郊

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

薦見于宗廟

告絮舜教 敞為京兆尹坐楊惲黨劾奏不下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獄使主簿持教告舜乃弃舜市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大賊復召敞敞詣公車上書拜冀州刺史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詣公車上書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

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與朱邑書

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為大司農卒命葬桐鄉邑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是時敞為膠東相與邑書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力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吕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並漢書○約結選註作糾結

答朱登書

登為東海相遺敞蟹醬敞答○一作蟹

遽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子一作氏必以及其鄉人作必及鄉黨）

與某公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並張敞集○非堂書鈔載前段藝文類聚載後段○旄一作尾一作髮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端指歸鴻于碣石）

諭嚴延年書

延年為河南太守威震旁郡號曰屠伯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延年報書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府丞議言延年罪名十事坐怨望棄市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為郡吏歷河南太守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漢書

徐福

上言霍氏疏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之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上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

人為徐生上書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賔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通律令為决曹掾歷臨淮太守

尚德緩刑書元鳳中廷尉觧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初立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善其言為置廷平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孋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悳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大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决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辛武賢

狄道人為酒泉太守拜破羌將軍以趙充國言兵事罷歸

請擊罕幵奏

初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時先零罕幵解仇作約為漢邊患安國召先零豪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羌背畔犯塞攻城邑安國以騎都尉屯備羌為虜所擊充國為後將軍年七十餘自請將馳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解散虜謀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時上已發諸郡兵與張掖酒泉屯郡者六萬人酒泉太守武賢上奏請分兵擊罕幵上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博議充國與長史董通年議奏欲先行先

零之誅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璽書嘉納其冊而敕讓充國充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引兵擊先零破之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令虜朝夕為冦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徙金城令居歷擢後將軍衛尉初以定冊立宣帝封營平侯

駮辛武賢議羌事奏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

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屮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刦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

之冊

宣帝敕讓趙充國書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来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

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陳兵利害疏

充國既破先零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

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

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宣帝賜趙充國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

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上屯田奏充國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遂上其狀上報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

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宣帝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再上屯田奏 充國得上報復奏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復報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宣帝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三上屯田奏

充國得上前報復奏虜勢自壞今留屯田以逸待勞兵之大利詔報聽之上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兩

將軍與充國子中郎將卬出擊多所降斬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因請罷屯田奏可振旅而還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等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初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𤇾火幸通埶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

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

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宣帝報聽趙充國書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請罷屯兵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王生

予蓋寬饒書寬饒為司隸校尉同列後進或至九卿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諍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之書寬饒不内其言是時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對事坐怨謗下吏自剄北闕下○班固賛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

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貲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並漢書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為諫大夫歷太中大夫多所稱舉擢司隸校尉

奏宣帝封事帝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鄭昌書訟之

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

居其位

鄭昌字次卿泰山剛人明經通法律政事為太原涿郡太守

訟蓋寬饒書昌為諫大夫愍傷寬饒忠直憂國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之不聽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請刪定律令疏宣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雖號為平昌以置廷平不如刪定律令以便民知所避上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戴長樂

告楊惲罪書惲爲中郎將廉絜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與太僕戴長樂相失

長樂宣帝在民間時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爲太僕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吏曰我受詔副帝肄秺侯御人告長樂非所宜言長樂疑惲教人上書告惲罪事下廷尉廷尉于定國考問左驗明白上奏詔皆免爲庶人後竟被誅

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

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

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絶理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仕廷尉持法平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坐不稱自劾罷

楊惲罪奏

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年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二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丞相敞之子以忠任為郎發霍氏反謀封平通侯

報孫會宗書

惲坐怨望免為庶人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道當闔門惶懼為

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内懷不服報會宗書會日食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大逆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會宗等皆免官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頼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興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毁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

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禄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

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鼔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亡度不知其不

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漢書○真德秀曰惲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詞涉怨望

耿壽昌

請糴奏宣帝時歳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五鳳中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奏請糴三輔供京師又白增海租三倍皆從其計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奏駁之不聽

故事歳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

東漕卒過半

蕭望之駮耿壽昌奏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冀州刺史林 史失姓

劾代王年奏 年嗣父頃王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淫亂廢為庶人徙房陵

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絶

大鴻臚禹

平干王元不宜立嗣奏 趙王彭祖為景帝子武帝以親親故復封其小

子偃為平干王子元嗣五鳳二年薨大鴻臚禹奏可國除

元前以刀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

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有博興之好徵令待詔擢諫大夫使祠金馬碧雞于益州道病死上閔惜之

四子講德論褒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為四子講德論褒

因奏言褒有軼才宣帝乃徵褒詔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等數從幸宮館輒為歌頌頃之擢為諫大夫人使褒等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令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

海僕雖頑嚚顧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嘆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喻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

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

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聖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

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鰌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

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恵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徳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容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顧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鎗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由余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叚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

有聖賢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顧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

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宫觀省田官損諸苑疎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彸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令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

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栖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

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匈荛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

懽忻來附娑娑謳吟鼓腹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文選○頌詔一作詔碩懿誠作懇誠斷作斷涉田而下有能字尠作鮮心作密形作刑鍊作練璞作朴黎作民美德作德美足作厥厦作夏咎作勇渫作泄歡慕作勸思作德春作俸削作峭肌慄作飢粟征松作怔忪民作人尚作上四海作海內攉作光合作洽旌作旍先生曰作先生夫子曰朝賀無賀字腹作掖泉作淵充作尅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羮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蓬門子彎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

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文選〇肯漢書作指璞作樸鍔作咢層作增幹筴作擻策滕作鄰縔作縱狐狢作貂狐則作即谷風冽作冽風致雲氣作致雲游作蝤又作丈之臣二字無一會作壹合逢作逢殫作單

甘泉宫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宫室也仍巘嶪而爲觀攘抗岸以爲階壍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靡覺堂

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梲鏤螭龍以造牖釆雲色以為楣神呈羅於題鄂虹霓往往而繞榱緩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欵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僮約古文苑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

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埒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

頭垂鈎刈芻結葦臘纑沃不酪住䣈𨡛織履作麁黏雀
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
魚鴈鶩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
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
隄杜疆落桑皮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蔥焚槎發等壟集
破封日中早熭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
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
築肉臛羊膾魚炰鼈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

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當但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棧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駡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目交精慧不得癡愚待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

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
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穫
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
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果類相從
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
門拄戶上樓擊鼓椅盾曳鉏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
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
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

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祭金馬碧雞文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於是使褒往祀馬

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来漢德無疆廣于

唐虞澤配三王黄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

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西漢文紀卷十三